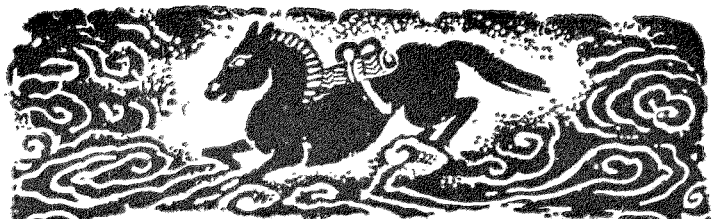


九隸

經經

學文





文 經 隸

著 蕃 紅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文經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朱廣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文莫盛於漢。漢書藝文志無文家。何哉。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形。然則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章皆謂之文。故六藝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而後世溺尚詞章。推唐、宋、八家爲文宗。至於核證典禮。辨訂經傳。則皆外之。曰攷據家。若不足以語文者。嗚呼。空騁議論。衆口一談。卽多至百卷。究何補哉。國朝崇尚實學。於是朱竹垞、錢辛楣、數先生。以攷據之文雄。然應酬之作多有。釗嘗惜其不能刪汰。獨存問答經史題跋金石諸篇。甘泉江鄭堂先生。今之宿儒也。博學無所不通。著作富甚。一日出隸經文示釗。命敘。且曰。此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釗受而讀之。真能於前人紛糾同異之說。參互考訂。發所未發。謂之六藝傳注。可謂之自成一子亦可。爰爲編成四卷。以授梓人。并以鄙見附目錄後。使爲文者知所從事。無徒騁虛詞焉。鄭堂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海曾釗謹敘。

隸經文目錄

第一卷

議

第二卷

辯論解

第三卷

說

第四卷

釋雜文

隸經文卷第一

甘泉江 藩著

明堂議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絳。蒯略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讖。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讖記方書之不可信矣。藩不揣譾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圖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目擊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調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天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歷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辛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

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尙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鬢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謐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般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旣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

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蒼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禋。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蒼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不在堂偏。永和以个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緣述古

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良庭、二先生頗疑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卽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暴焚書。漢興。諸儒網羅散失。摭拾遺編。輿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藩學術膚淺。不揣樸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釋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

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讖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犇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

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墀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

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卽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篡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尙不毀其廟，而實始剪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

也。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閣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閣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

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向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卽從不窳以後爲數。不窳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樛葛。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耐於祖姑。雜記。士不耐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隸經文卷第二

公羊親迎辯

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杜佑通典引鄭君康成駁左氏說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後儒皆是杜說。而非鄭君。愚謂漢儒治春秋者。古學與今學。互相攻擊。如水火之不相容。鑿柄之不相入。鄭君起而折中之。從古學用左氏說。從今學用公羊說。引詩親迎于渭。公羊說也。班固白虎通說春秋。皆用公羊家言。其論昏禮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據此。則文王定昏在卽位之後。非在爲公子時矣。孟堅之說。乃公羊先師之言。杜預不知有此一解耳。周家文王爲受命王。故公羊隱公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周繼述。改正朔。易服色。皆推本文王。蓋當時因文有親迎之事。遂制天子親迎之禮也。

不然者。鄭君一代儒宗。豈不知文王爲殷之諸侯。而以爲天子哉。至於哀公問。杜謂魯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然魯郊非禮。先儒論之詳矣。以非禮之禮對哀公。豈夫子之言與。孟子尙且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而謂聖人爲此言乎。元凱之辭遁矣。

畏厭溺殤服辯

殤者。未成人之喪也。士禮喪服。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緣制三等之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以其未成人。故降之也。丈夫之爲殤之服者。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婦人爲夫之黨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差別之等也。是爲殤服之正者。有非上中下三殤者。乃殤服之變也。曷爲殤服之變。小功殤五月。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總麻服三月。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是已。小功殤五月。馬融注。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鬪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注曰。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賈疏。大夫無殤服也者。已爲大夫。大夫冠而不爲殤也。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子殤者。已與兄弟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且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盛德。未必至五十爲大夫者也。賈說非是。馬君鄭君之師。以此知大夫無殤服。用師說而微破之。馬君之喪服傳注具在。故不申述也。鄭注喪服小記論四世五世微破師說。而不言季長。亦同此例。公彥不察。

別爲因喪而冠。年未二十得爲大夫之說。曲爲之解。謬矣。總麻殯服三月。馬融注。禮三十乃娶。而有夫之姊殯。關有畏厭溺者。此文鄭君無注。有師說在。不重言之。陳銓曰。大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殯。然矣。夫雖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畏厭溺也。射慈荅徐整曰。古者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子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殯者。此言姊蓋連妹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殯之有。以上四說。皆屬臆斷。而孔倫之言。尤爲不倫。先王制禮。焉有爲違禮者。又制禮服之事哉。馬君深於禮經。其說必出於高堂生諸大儒。雖鄭君之博綜羣籍。亦不以馬說爲非。而魏晉儒生。不信師承。好立小異。何邪。曷爲畏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君注。畏云。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蓋謂匡人以非罪罪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不死於非命。知命者也。行止危險之下者。若孟子云。巖牆之下也。不乘橋船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也。此不知命者也。然鄭君約略言之。猶有未盡。如溺之不乘橋船。亦有輕生自投者矣。至於畏。則有兵刃相接。無勇跳走。而死於兵者矣。此三者。皆不順正命。得罪君上。得罪祖宗。是以馬君云。有罪也。夫殯者傷也。畏厭溺。雖皆有罪。然與三殯同爲凶短折。是可傷已。豈可不降正服而服以殯服哉。所謂不弔者。蓋指朋友言之也。卽如畏而死於兵者。雖不登於明堂。不入於兆域。然而死於王事。其可傷則一也。故謂之國殯。至於免冑銜鬚之士。又不得以殯禮遣。殯禮葬矣。若未成人者。亦可不殯。魯人勿殯童汪錡是已。是喪服上中。

下三殤之外。又有畏厭溺之三傷也。漢儒去古未遠。此必先儒傳子夏傳者之說。鄭君稱季長爲通儒。豈有通儒而私造典禮者哉。後人不信古人。多無本之言。可謂蔑棄古訓矣。近今又有涵泳經文。而不信傳者。變本加厲。滔滔者何所底止乎。

姜姬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曰姜姬。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姬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姬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姬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姬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姬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義。而鄭君之箋。亦有意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姬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姬。

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嫫。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傳。高辛氏帝焉。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嫫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嫫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嫫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嫫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嫫。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嫫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嫫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禩。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禩之禮。箋謂稷與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蓋堯卽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言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憲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馨之後。踐履馨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卽得懷妊。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馨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卽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卽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予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蘆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有多怪。鄭駁異義引蒲蘆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況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闕宮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甯。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

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卽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污辱之毀。故極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祛惑傳信也。居默然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真之際。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箋。天異之。故姜嫄真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恐人之議己。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後收養。以解衆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卽有邠家室。箋云。改封於邠。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稷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爲家室焉。何以不居本國。反之有邠而立室家邪。與後說不合。箋文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創矣。愚謂姜嫄之夫。因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真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攜其子之有邠也。若謂姜嫄棄之。姜嫄

因無子而祓高禱。其急欲生子明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翼。則后稷殞矣。即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寡居棄子之說。則王基辨之詳矣。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卽知稼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菲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稟。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郃家室。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郃。卽就也。故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蓋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嫄不安其室。攜子大歸於郃。後郃國絕。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郃。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教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絕。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郃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稷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恆、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孰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訓肇爲始。箋讀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謂后稷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爲二王後。故得郊天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爲兆。但言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爲長。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籩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私諡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諡而諡矣。周官經太史職。小喪賜諡。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諡。讀誅。皆諡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諡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私諡。

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諡爲非古。然柳下諡惠、黔婁諡康。私諡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諡以易其名。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其名者，以諡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諡，則柳下惠、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諡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諡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諡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諡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諡焉。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爲諸侯相誅而發，非言私諡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諡。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姜姬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姬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姬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郤之時，姜姬薨，無廟可耐，不得不立姜姬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蓋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姬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姬祈於郊，禱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禱之日，以姜姬配焉。故孟仲子謂之禱宮。姜姬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

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禘。故魯謂之闕宮闕神也。以姜嫄配祀郊禘。所以不毀。然姜嫄實生后稷。當寅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別立廟以祀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旣不得祔於班。又不能祭於寢。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別於祖廟。配以郊禘。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也。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尙在。并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棄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

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卽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郊特性。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禱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旣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體經之旨矣。

六龍解

易象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駁云。元之聞也。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龍。非常法。鄭君謂象傳六龍之義。乃乾升坤降。成旣濟。定乘時。變化不失其正爾。蓋龍有五而無六。龍之生數。合於五行。故管子曰。龍被五色。說文解字亦云。五龍六甲。卽以乾六爻言之。雖六爻皆有龍象。而九三獨稱君子。是龍有五而無六也。所以說卦傳。乾爲馬。不爲龍。而蒼龍之象。屬之於震矣。象言六龍者。猶言六陽也。卽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爲龍。此指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爲龍也。爻辭有五龍。龍之頭數也。象傳稱六龍。說乾卦全體之義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六龍非實有之數。可以釋易。不可以制禮也。

重剛而不中解

易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云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此說非也。九四之重剛。與九三以乾接乾之重剛不同。此爲重卦言之也。三畫爲象。六畫稱爻。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而成六畫。四爲重卦之第一爻。以三畫言之。四卽爲初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謂近於五而不能飛。與二皆以陽居陰而不能見。近於三而非君子。疑其爲初爻之潛伏。而又躍於淵。故或之。在淵之淵。卽潛之謂歟。四爲重卦之初爻。是以稱重剛。疑其以陽居陽也。別上下卦而言之。四爲外卦之初爻。又爲奇矣。卽謂之重剛。亦無不可也。若以重爲衍字。則自商瞿至北宋治易者。不可更僕數矣。諸家豈無一語及之邪。虞仲翔乾三爻注曰。以乾接乾。亦謂重卦也。內卦三爻與外卦四爻比。是謂以乾接乾云。

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鼇。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鼇。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營也。王欲合是五位所三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魯論各得其所。卽周語之三所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諱。謂之

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氏、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七律卽七列也。此章昭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章說。考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爲歷法。建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殷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則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

化我解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邵公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說文解字：化，教行也。方言：化，謹也。蓋州公不服教行，燕享之際，喧譁無禮。州公無禮於我，故曰化我。無禮於人，齊語亦謂之化我。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何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傳之意若曰：魚豆菲薄，不可以供宴飲。願諸大夫不以我爲無禮而過我也。

春秋經。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公羊傳曰。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左氏穀梁經文。賈作隕。與公羊不同。許氏說文解字曰。賈。雨也。齊人謂雷爲賈。此公羊說也。公羊子。胡毋生。皆齊人。呂經傳之文。著於竹帛。多用齊語。隕之爲賈。亦登來踊培之類矣。孔子修春秋。書此事。先序所聞隕石之聲如雷。故曰賈也。徐而視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也。春秋繁露云。隕石於宋五。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傳聞其礪然者。卽董子所謂耳聞而記也。礪然者雷聲也。古無礪字。當作填。屈子九歌。靈填填兮雨冥冥。是可知礪之當作填矣。公羊傳因隕石之聲填然。故爲齊人語作賈。言隕則填不見。言賈則填見矣。賈訓爲雨。星賈如雨。从賈之本訓也。賈霜殺菽之賈。霜之降如雨之雨也。填之訓。引申爲鼓聲。古人制鼓。取法於雷。禮。冒鼓以啓蟄之日。鄭注。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故鼓聲亦訓填也。孟子填然鼓之。是已。填通作闐。詩。采芑。振旅闐闐。是已。

釋言解

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郭景純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後之學者。致力於經注。而昧於大題。或云。釋言之言。古謂之名。今謂之字。恐不然矣。考說文。直言曰言。直言者。如十五國詩人之言。各操土風。與王都之正音不合。作此篇以正方俗之語耳。然列國之言。因時遞變。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有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自周至晉。先代之絕言多矣。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故郭注多引方言以證經。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試舉其所知者論之。若斯謔。離也。注齊陳曰。斯謔。是離爲雅言。斯謔爲方言矣。其餘如估恃。律遜之屬。皆古之方言也。今江東呼母爲恻。今呼重蠶爲厲。凡言今者。皆晉時之方言也。郭注此篇。引方言不下數十處。則釋言一篇。以雅言正方俗語。爲無疑矣。此必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相傳述之。舊聞。非景純創爲之也。

釋訓解

釋詁云。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道者導也。謂順其意以導之也。說者悅也。傳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故曰。說教也。巽訓爲順。見周易繫辭。巽語者。亦順以道之之意。後人以順道釋訓。於義雖通。然尙有所未盡也。訓。順。馴。皆从川聲。互爲假借。小學家言之詳矣。所爲訓者。雅馴也。太史公五帝紀贊。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雅。馴者。言之文也。傳曰。言者。身之文也。古禮。士大夫惟居喪。乃言不文。爾雅。言有單詞。有重言。重言爲形容之詞。明明察也。順明字而重言之。極形容之美也。是明明爲雅馴之言。察爲直言矣。如孟子曰。泄泄猶沓沓。泄泄爲雅言。沓沓爲俗語矣。此篇自明明斤斤。至秩秩清也。皆順字而重言之訓也。哢哢田也。以下。亦重言形容之詞。而又有別焉。詩信南山。哢哢原隰。哢哢。墾辟貌。哢哢。良耜。耜入地貌。此文飾其詞也。言哢哢則知爲田。耒耜則知爲耜矣。是爲多文辭之文。似訓詁而又非訓詁也。如丁丁本伐木聲。嚶嚶本鳥鳴。因見於小雅伐木之什。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所以言丁丁。嚶嚶。則知爲朋友相切磋之道矣。藹藹。萋萋。藹藹。本訓容止。萋萋。本訓盛貌。因見於矢雅卷阿之詩。所以言藹藹。萋萋。則知爲

臣盡力之美矣。粵、犖、曳也。以下雖非重言其義一也。蓋釋詁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釋言釋訓二篇通方俗之殊語。皆雅言也。古人以言語爲樞機。榮辱之主也。率爾蒙野哉之誚。辭輯有君子之稱。可不慎哉。戴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是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爲簡矣。是爾雅一書。皆正雅俗之音。而雅頌爲王都之正音。風爲列國之方言。四方聲音之別。莫備於詩。爾雅多釋詩詞。其斯之謂歟。

配醖二字解

說文解字。配。酒色也。从酉已聲。醖。酒色也。从酉弋聲。藩謂已非聲。乃巨之誤也。醖。黑色酒也。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綈。注。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又考周官盞齊。鄭注。盞。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鄴白。鄭謂之蔥白色者。蓋酒之色青微有白色。若今人稱碧玉爲蔥管白矣。是當時酒有青色者。有黑色者。合二酒之色。則謂之配。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酒之色與黻之義同。故从巨。黻古作亞。巨。卽亞之省也。因配合青白二色。有合義。所以借爲妃匹字矣。配从巨。醖从弋。是諧聲亦兼會義矣。

隸經文卷第二

祧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章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旣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

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

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卽祧廟，不得云遠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藪說

藪者三分穀圍，去一以爲藪圍。穀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防，捐其藪也。注：捐，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藹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穀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輳。自注：急就篇輻、穀、輶、輶、輶、輶、顏師古注：輳者，穀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輳謂之藪。自注：輳，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幅所建，非也。輻藹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不合。記：參分其藪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藪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內，小穿在外，則賢深九寸半。輶深一尺九寸也。穀中餘三寸半。在賢軹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卽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穀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參分穀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穀徑一尺

零六六六六二。去藪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分一一五。中誦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則藪圍五釐五七五之外置鑿。其內受軸。卽釋車所謂受軸也。藪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軹。如壺蘆之束要。卽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軹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害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軹。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轉也。或讀軹爲簪筭之筭。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釘。謂之軹云。小釘者。卽鄭注。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蓋以轂末謂之軹。軸末謂之軹。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軹。說文無軹字。讀爲簪筭之筭。則作筭字。亦無不可。轉。說文。害字之重文。害。說文。車軸端也。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謂軹爲轉。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與人職。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軹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此乃轆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一爲轆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軹。不得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蓄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蓄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竝其

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蓄也者。合言之。蓄也。分言之。蓄也。弱也。

股散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散。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六二。賈疏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餘五尺三分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蓄。入牙之蚤。不與焉。又鄭注。輻廣三寸半。則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謂股圍也。非散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股近轂。散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二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

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髀圍。髀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二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總名。分言之。蓄也。弱也。股也。髀也。蚤也。合言之。輻也。令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轆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高也。言兩轆。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轆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轆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注。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又曰。龍旗九旂。七仞齊軫。鳥旗七旂。五仞齊較。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者。蓋言斷三尺之較也。與禮制不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倍於三尺。故言重較歟。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

仞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軫齊較，皆言旗之下與軫較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晰，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傳會爾，非禮制也。竊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傳會也。說文解字無較字，當作駁駁，車轎上曲銅也。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軻，銅作鈎，又說文解字，軻，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重耳，晉文公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轆爲軻，以篋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軻，重耳謂之重駁矣。雖重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軻輶軫說

說文軻，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軻。周禮作前侯，侯，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叔重作軻者，所見本異也。輶，人職，軻前十尺。前鄭云：軻，謂式前也。書或作軻，軻，卽說文軻字，省竹耳。說文軻，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軻。既祭，軻轅於牲而行，爲範軻。詩曰：取羝以軻。範，範軻也。从車范省聲。讀與犯同。轅，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軻，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軻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軻者，乃封土爲山也。康成訓軻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軻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卽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軻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軻，又以軻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

今轉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掩輒也。由轉以上爲輒。鄭箋。輒在式前。垂轉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輒。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筓也。筓。卽輪字。輪說文。車轡間橫木。輗說文。車橫輪也。周禮曰。參分輗圍去一以爲輗圍。輗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輗之在式。猶輗之在轎。一衡二植。外掩以版。版卽輒也。故毛傳曰。掩。釋名曰。陰。戴云。累呼之曰掩輒。如約穀革直曰軾。累呼之曰約軾。又云。轉。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轉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軾。故曰。軾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軾。以轎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輒。非也。此說最爲明晰。下云。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軾間爲度。軾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軾矣。白虎奏議。王者仰卽觀天。俯卽察地。爲輿教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軾不方。其所謂象地者。安在哉。記加軾與輗焉。康成曰。軾。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軾輿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軾。記云。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注。軾輿後橫者也。蓋前軾在式下。左右軾在轎下。獨後軾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注。軾輿後橫木。戴云。康成以軾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之說。殆未深攷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則四寸四分矣。軾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數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今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

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軛。所謂軸圍者。蓋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數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軛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數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內之軸。卽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軛矣。故補注曰。軸橫輿下以任輿。卽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任也。軛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并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旁減軛內七寸。則兩軛之廣凡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軛內之一尺四寸耳。

軛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當免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免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軛者也。以此推之。輿底板當在軛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軛下一寸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軛。而軛入輿四尺四寸。當前軛之處。亦必刻爲乙形。以承前軛。下出一寸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卽記胡三之之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軛。則輿必前仰後底。大抵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侯。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周禮之立當前軛者。卽侯胡也。然則軛有二。一爲揜板。一爲侯胡也。揜陰之軛。从車凡聲。侯胡之軛。从車范省聲。所謂祭軛。卽兼軛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車。軛出軛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撓曲之象。非侯胡之謂也。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高也。言兩騎，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騎，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轎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軫上，如軹之在軾。所謂相者，豈揜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軾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高。皆有孔，內軻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軻，即軻字。說文：軻，楯間子也。楯，闌檻也。賈君所謂平高者，若今窗櫺然矣。蓋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尙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注：如今窗車也。左傳：陽貨載蔥靈。蔥靈，窗櫺。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櫺也。太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釋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殮。謂側覆其手，以循叨邊，污著之穀粒也。蓋以手接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

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籌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蓋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筈。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籌。卽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籌也。籌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筈。筈。矢之幹也。籌。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籌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緞繒也。从系。𦉰。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繒。其形下。𦉰。故𦉰从系。𦉰也。方言。𦉰。訓本也。郭璞注。今以鳥羽本爲𦉰。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丈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丈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地之中。故曰戊中宮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巳地。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分。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巳。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謂之虛。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童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通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指士民也。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無失禮之愆。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既夕禮。非喪事不言。鄭康成注。不忘所以爲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爲忘其親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含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尙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爲詩文。非言不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狸首乎。不學無術之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文之說矣。

隸經文卷第四

釋止

詩草蟲亦既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芣作止同義。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會意。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丈懋堂云。釋詁已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詞是也。亦通作些。些乃訾之僞體。爾雅訾此也。釋文曰。郭音些。玉篇廣韻些此也。可證訾爲些之正體。楚辭招魂句末用些字。與此止同義。爾雅又通作斯。斯訾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已。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已詞也。釋詁訓已爲此。是此亦可訓爲已也。楚辭句末用只字者。音義皆與訾通也。以此推之。如茲、噉、斯、思、此、訾、止、只、等字。凡聲音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已詞。而訾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訾者。哀訾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

轂記。棹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二。

藪記。以其圍之防。捐其藪。注。捐。除防。三分之一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藪圍一尺零六分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六。徑八寸五分三一。軹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六二。注。又云。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去二則得六寸五分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今本作今。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軹圍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借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沒鑿之處。廣三寸半。股。轂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股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

三。徑二寸九分六三。

綆。記參分寸之二。綆出隆三分有奇。

達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二寸也。

程。記程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程卽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

尺。則蓋高一丈立乘。

部。記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

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

空四分。共一寸也。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爲言。鑿下外內

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

六尺。四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賈疏。旁減軌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軌內

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寸。又以并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軌內七

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并部廣六

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

股蚤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藩謂鑿廣四枚枚一分并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一蚤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三分五五六一

尊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藩謂尊卽近部二尺也二尺爲句四尺爲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爲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輿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

衡衡長六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二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二四記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廣車廣也式高三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寸并之五尺五寸卽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注兵車之軾圍尺一寸因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藩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三方徑一

寸八分三三三一。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藩謂圍四寸八分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

軹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藩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轡記。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轡圍。注。兵車之轡。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藩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轉人轉記。國馬之轉。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加軹與轆七寸。又并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記。田馬之轉。深四尺。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轉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軹與轆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記。駑馬之轉。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軹與軹轆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軹與轆四寸。又并此轉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策記。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尺爲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爲句。自乘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軸。帆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藩謂并十尺與四尺四寸爲軸之長。是軸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圓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藩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二。取其一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軸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藩謂軫間六尺六寸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軸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藩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藩謂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

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藩謂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

釋由

說文解字弓部。𠂔。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𠂔。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齒。蓋因中尊之旨。有由聲也。然齒與由。字形不同。齒之不可爲由。顯然矣。良庭先生欲盡改

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𠃉省聲。段丈楸堂云。若欲改爲𠃉省聲。則𠃉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奪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荅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𠃉之例。象形也。易解卦象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寤。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𠃉。上一象出地之枝條。下𠃉象根寤之孚皮也。草木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證。曰。漢書三統麻。葦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罍布於午。味夔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闔於亥。出甲於甲。奮乾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懋於戊。理已於己。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葦訓子。以紐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文當作出𠃉於甲。由之合音爲調。調轉爲齒。齒轉爲𠃉。𠃉轉爲洽。洽轉爲甲。此乃由入聲轉平。非由平聲轉入也。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類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牾矣。問曰。出甲於甲。不符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問曰。由誤於甲。旣聞命矣。然甲。隸作甲。篆作𠃉。何以說文由字不作𠃉。而作由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𠃉可爲甲。則𠃉可爲由矣。或者許書作𠃉。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法使民衣服有章。鄭注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疏夫名者。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教訓正俗。非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亂。名。命也。說文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散名之在人者也。荀子正名篇凡民雖有恆性。然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瞑之爲言。冥也。毛詩冥。冥無知。詩正義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見。深察名號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之曰禮。畫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其財法矣。設庠序。使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而天下後世治。所以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篇刑名從商。墨家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晉書魯勝傳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楊倞荀子注創爲馬非馬。指爲指。豎白石。臧三牙之說。以亂形名。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爲大理之首章。深察名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漢書藝文志難矣哉。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有散名。有凡號。深察名號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

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子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祔嘗烝田獵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之

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

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

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君

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

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

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

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

真也，故凡百譏有黠黠者，各反其真，則黠黠者還昭昭耳。深察名號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真者，誠也，所以成己而成物也。春秋辭術，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之

貶之，國氏人名，字子疏。公羊疏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黠

黠為冥冥無知之民，教以覺之，禮以節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荀子注文名從禮也，牖民於禮法之中，而民

無不善矣。發志為言，發言為名。大戴記四代篇故成舊俗，方言委曲，期會物名。荀子注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已

飢也。定草木之名，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天札而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贖者為之，則苟鉤鈇析

亂而已。漢書藝文志嗟乎，後世名法合為一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為酷吏騰說，奸胥舞文，殺

盜賊非殺人莊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王欲成名者慎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甚詳。嗣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謬不言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壽之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卽班書儒林傳。亦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談。而隋書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興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遂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緒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眭孟。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

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爲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爰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晔《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冥，後漢書誤作宣。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爲嚴氏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釀，嘲辭又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董子書散佚已久，傳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寢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胡毋生、董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徐心仲論語疏證序

敘曰：論語疏證者，江都徐君心仲之所著也。論語者，班固云：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出孔子壁中者，謂之論語古。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

論擇善而從。著張侯論。最後行於漢代。東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餘家寢微。由是齊、魯二家之說合而爲一。莫能考其孰爲齊孰爲魯矣。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不傳。度其書當如儀禮、周禮注。明古文今文。故書之例。亦注齊論作某字。魯論作某字。論語古作某字也。何晏集解篇章既用魯論語二十篇之次第。又採鄭說。則晏所注之本。乃鄭氏學。其書正始中盛行於世。由是張侯論寢微而齊、魯、古三家之說合而爲一。又不能考其孰爲齊、魯孰爲論語古矣。嗟乎！士處千百年之下。安能汲寢微之古義於千百年之上哉。自不得不以集解爲主矣。疏者以聲音訓故。疏明經文。如鄭樵所云。釋人所不釋者。不釋人所釋者。何晏集諸家之說。義多二創。互有得失。證者或解訓話以引申其說。或援據他書以證其說之不安。此疏證之所爲作也。且邢昺正義。晚出於世。雖間引李充諸人之說。然疏於六書。失於考訂。如鄉黨之執圭。旣引類聘之圭璋。復雜以天子命圭之文。先進於顏淵死。據王肅僞作之家語。疑伯魚死在顏淵後。無學無識。殆古所謂俗儒歟。皇侃義疏。其書久亡。今得自足利。又屬贗鼎。則自蜀譙周以下。東西兩晉諸儒之說。又絕。至於有宋一代。竊漢儒仁義禮智之緒餘。創爲道學性理之空談。其去經旨彌遠。明季專尙制義。囿於見聞。第乞靈於新安。幾不知世有平叔。更無論矣。我國家龍興一百五十二年。崇尙實學。培養人才。治古學。工文章者。炳焉與兩漢同風。然多治大經而不治小經。若閻若璩四書釋地之作。江慎修鄉黨圖考之書。一則隨筆漫書。一則專詳制度。而博綜羣籍。專攻全經者。則未之有。此又疏證之不可不作也。乾隆六十年。藩駐揚州。與徐君親善。講習經義。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

出其書屬藩絃之。因述論語源委。以釋其著書之意如此。昔張侯論出。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當移贈徐君矣。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肆小正。至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巽軒孔氏皆能抉奧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緹縞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緹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雷。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雨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昂。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禽之大者也。曰俊羔。曰馬。曰熊。熊。豹。貉。曰豺。曰麋。鹿。獸之大者也。曰鮪。曰鱣。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桐。曰桑。木之大者也。記典章曰用暘。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曰始蠶。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烏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見而分之。八訓爲別。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矣。此乃一己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書阮雲臺尙書性命古訓後

宋儒性命之學。自謂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實本李翱復性書。以虛無爲指歸。乃佛氏之圓覺。不援墨而自入於墨矣。其謂反求之六經者。不式古訓。獨騁知識。亦我用我法而已。與陸子靜六經爲我注腳之言。何以異乎。蓋性有五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陽之施也。情有六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陰之化也。聖人恐陰之疑於陽也。制禮樂以節之。召誥曰。節性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已。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也。至於三科之壽命。遭命。隨命。亦稟於天者。務仁立義。毋滔天以絕命。是謂知命之君子。此皆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古聖賢性命之說。不外是矣。後人不求之節性復禮。而求之空有云。復其性。復其初。卽法秀時勤拂拭。免使受塵埃。偈語之義。是不知此義在彼法中。已爲下乘。今竊其說。而津津乎有味言之。豈不謬哉。雲臺尙書述聖經古訓。以詘之。使千古沉霾之精義。一旦軒露。可謂功不在禹下。讀是書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舊說汨之。盡心以求其蘊。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禮樂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進德居業。樂行憂違矣。

荅程在仁書

昨接手書。因有事入城。不暇裁荅。惶悚之至。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藩以爲不然。檜風素冠詩箋云。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蓋時人不能終喪。練祭之後。卽服吉服。詩人之意若白。庶幾得見冠練冠之人。以刺當時不能盡禮之人也。苟有能盡禮之人。則其人必急於哀戚。而形貌變

變然瘦瘠矣。正義曰：棘，急也。情急哀戚，其人必瘦。此棘人之義也。居喪至十三月之後，而能哀戚以至形容瘦瘠，可謂孝子矣。今自稱棘人，儼然以孝自居，可乎？不可乎？況世俗之計書門狀，皆稱不肖，既稱不肖矣，忽然又稱孝子，豈不自相矛盾邪？藩謂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苦，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幾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質之足下，以爲然否。

與伊墨卿太守書

藩在江寧，驚悉尊甫歸道山之信，抵舍見計，有稽顙拜、拜稽顙之文。藩作弔入署，見門狀亦然，心竊疑之。及讀閣下所刊陰靜夫先生遺文，始知稽顙拜、拜稽顙之說，出於陰先生。蓋謂邱瓊山創立計書，妄用泣血，於是用檀弓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之文，去泣血二字，定爲稽顙拜。藩謂稽顙拜，用之於世俗之謝帖，則可用之於計書門狀，則不可。何以明之？居喪之拜有二：一荅賓拜，一答問賜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鄭君康成注：此殷之喪拜，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也。順至，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蓋賓來弔，則先拜而后稽顙；殷禮也。周禮則先稽顙而后拜。士喪禮所謂有賓則拜之是也。若非來弔之賓，但稽顙而已。此荅賓拜也。至於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者，孔穎達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爲其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然則重耳之不拜，乃禮文之變，非禮之常經矣。雜記：三年之喪，

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此荅問賜之拜也。今之謝帖是荅賓拜也。至於出訃書門狀之時。既無弔問之賓。又無賜與之事。何拜之有。芻蕘之論。呈之閣下。乞恕冒昧之罪。幸甚。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長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變。互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劫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啓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尙占尙象。得失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飢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梁齒肥。反不若衣赭褐。啜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无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至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君子知

通塞之有時。戒慎密以自惕。可以无咎矣。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乎。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科甲。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瞻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隸經文四卷。甘泉江鄭堂先生撰。先生受學於元和惠氏。博綜羣經。尤深漢詁。凡單辭奧義。皆能旁推交通。以得其說。無膠執識緯之弊。有翼輔馬鄭之功。近日通儒。舍先生其誰哉。蘭辱先生交厚。且服膺是書。乃與曾君勉士。校而刻之。兩月而功畢。初先生著漢學師承記八卷。於國朝經學淵源。靡不綜貫。而阮儀徵公。又欲萃國朝經說。條繫之爲大清經解一書。以屬先生。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鑠健飯。揆諸申公。伏生之年。正未有艾。爾將企踵以望其成也。道光元年九月。嘉應吳蘭修跋。



九 經 學

王 聘 珍 著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
十九鶴齋叢書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九經學殘稿三卷。周禮二儀禮一。南城王君貞吾撰。原題卷數當八九十前後諸卷皆不得見。此本爲大興翁氏石墨書樓物。王君出覃谿學士門下。蓋當時手寫以求正者。書眉有學士題識二行曰。王實齋周禮儀禮學。丁巳十一月寄到。疑本非完帙。王君所撰大戴禮記解詁已槩行。爲江都焦氏三十二讀書贊之一。同治庚午。順德李仲約學士視學江西。余乞學士於按試建昌駁事時。訪其遺書。僅得解詁彙本而已。壬申。余來江西。承大府命。與脩通志。會建昌府志稿初成。檢王君傳。不及此書。遂舉示之。更屬官其地者求之。今已八年。竟無倉者。蓋散佚久矣。王君治經。謹守師法。不務高論。不習調人。於江西學者爲最醇實。里堂氏之稱善不虛也。全書旣不可得。其鄉人亦未見此書。爲刻以存之。仍題曰九經學。冀有能搜葺補成之者。光緒六年四月。會稽趙之謙。

九經學

清 南城王聘珍貞吾箸

周禮一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周禮在漢世初出屋壁之時。名曰周官也。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陸德明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天官惟王建國。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據此。則周公箸此書。本名周禮。故孔穎達枚舉周禮之見于經籍者七處。而自漢以前。從未有以周官稱之者。至漢復出之時。師承久絕。人見其所載。皆是官職。又因尙書序有周官篇目。世儒未見其書。或欲以此當之。自劉歆以來。乃復其本名曰周禮。鄭康成主之。嘗曰。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天官治官之屬。大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案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里。下經外

饗職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案漢書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蓋寬饒傳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續漢書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

籩人注竹曰籩疏曰知竹曰籩者更無異文見竹下爲字卽知以竹爲之故云竹曰籩也籩人掌四籩之實注云籩竹器如豆者疏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爲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案尔正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毛詩于豆于登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孔氏正義引尔正釋之今鄭云竹曰籩又云籩竹器如豆者亦正詰也疏云無異文又云依漢禮器制度而知非是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荆以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若今御史中丞王伯厚引徐氏微言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以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康成之誤案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瀆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畱中爲御史臺率是後漢無御史大夫中丞卽爲御史臺率鄭氏舉以況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瀆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謂其官職之大小也凡二鄭引漢官況周官者當以此類求矧前漢御史大夫與丞相竝號兩府備三公乃周官六卿之類豈可以比小宰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案釋名云寄止曰

廬廬慮也。取其止息覆慮也。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也。廣韻云：部分判也。署，解署。聘珍謂鄭云：部署謂廬者，乃分別諸曹治事之處而署之。蕭何題蒼龍白虎二闕，謂之署書。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青州之蟹胥。釋文云：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王伯厚云：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蟹醢，四夜切。當从集韻。聘珍案：說文云：胥，蟹醢也。釋名云：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廣韻：九魚，胥字。注：引說文曰：蟹醢也。四十禡。蟠字注云：鹽藏蟹。說文：玉篇：蟠字皆注云：蝨蟠也。廣韻云：鹽藏蟹，與蟹醢之義亦異。集韻乃云：蟠蟹醢，新義也。伯厚欲以新義，舍古義。宋人之習如此。

夏行脍。鱸膳膏臊。注：鄭司農云：鱸，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案說文：鱸作臠，臠作鱸。臠字注云：乾魚尾臠臠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臠臠，臠字注云：鮭魚也。从魚榮聲。周禮曰：臠膏臠。案此字形字義與杜鄭經本全異。或謂許君受學于賈景伯，賈作周禮解詁。說文多賈侍中說。

酒正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疏曰：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嬰正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醪矣。亦未知鄭意地名酒名。類下鄴白，則爲地名。案釋名云：韓羊、韓兔、韓雞。本澆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據此則宜城之爲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宜城侯國。

漿人水漿醴涼。注：涼今寒鬻。若糗飯雜水也。案釋名云：寒鬻，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糗，糲也。飯而礮

穢之使鴮碎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蠙珠以納其閒。疏曰。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案尙書淮夷蠙珠。鄭注云。蠙珠。珠名。說文云。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重文作蠙。注云。夏書玼从虫。賓。許君此說與鄭同。賈疏非鄭義也。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疏曰。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此竝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中秋行羽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爲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羽物。案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竝無中秋。鳩化爲鷹之說。孔氏禮記正義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罽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聘珍案。夏小正。五月。鳩爲鷹。六月。鷹始摯。卽月令云。鷹乃學習也。月令孟秋。鷹乃祭鳥。鄭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旣祭之後。不必盡食。是鷹食鳥在中秋之時。鷹惟食鳥。然後成其殺性。故鄭云。中秋。鳩化爲鷹。

內司服鞠衣。注。鄭司農云。鞠衣。黃衣也。卒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疏曰。云色如鞠塵者。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孔氏禮記正義云。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聘珍案。孔氏以鞠衣之鞠爲鞠華。本漢人劉熙之說。與鄭所云鞠塵者不合。其說非是。鞠卽麴蘗之麴。古無麴字。說文作籒。

古與鞠通。齊民要術說作麩之漚。以青蒿上下舂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生黃衣乃止。釋名云。麩。朽也。鬱之使生衣。

褱衣揄狄闕狄展衣緣衣。注。褱。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蓋謂褱當爲鞞。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展當爲禮。緣當爲椽。釋名云。王后之上服曰褱衣。畫鞞雉之文于衣也。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備曰鞞。搖翟。畫搖雉之文于衣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備曰搖。闕翟。前闕。繪爲翟雉形以綴衣也。禮衣。禮。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椽衣。椽。然。黑色也。案劉熙此說。與鄭注一一相合。據吳志韋曜傳。劉與鄭世之相去。當不甚遠。豈古經師相傳之說與。

地官師氏注。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疏曰。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聘珍案。古者師保多是兼官。竝非三公專號。公孤亦是兼官。公孤之職。卽六卿攝任。竝無或遺。宋儒毀周禮。謂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此皆未及讀漢經師注義。徒據僞孔書傳而生說者也。

媒氏注。今齊人名麩麩曰媒。聘珍案。麩麩。鄭氏本當作籀麩。今本作麩麩者。後人以今字改之也。知者說文無麩字。籀字注云。酒母也。从米籀省聲。駝六切。重文作鞠。注云。籀或从麥鞠省聲。鄭氏注內司服鞠衣。

云色如鞠塵。賈疏云。麩塵不爲麩字者。古通用。方言云。麩。齊右河澇曰麩。漢書李陵傳注。師古曰。齊人名麩餅曰媒。又說文無麩字。麩字注云。糲餅也。从麥穴聲。戶八切。

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案。故書者。古文先秦舊書也。泉作錢。乃周禮之本字。其作泉者。後人所改。漢書食貨志云。大公立九府圓灋。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又云。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案此則外圓函方者曰錢。錢之本名也。其曰泉者。亦與曰金曰刀曰布曰帛。隨其所用而得名爾。故鄭氏注外府掌邦布亦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周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或曰大泉五十。見文獻通考然其形仍

是外圓函方。竝未嘗爲泉字形也。其爲泉形者。乃王莽所作之貨布。康成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鄭漁仲云。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觀古錢。其形卽篆泉文也。但不知漁仲所謂古錢。果三代以上之錢與。亦王莽之貨布與。又不知制錢在制字之後與。抑或制字在制錢之後與。然聞制字象物之形。不聞制物象字之形。漁仲之說亦可謂悠繆矣。若論周錢。始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皆是外圓函方。不作篆泉文形也。故錢灋謂之圓灋。周禮泉府。故書作錢府。

司門。每門下士二人。案續漢書百官志云。城門每門候一人。劉昭注云。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干寶曰。如今門候。

升人注。升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疏曰。經所云升。是總角之升字。此官取金玉于升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于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案說文礦字注云。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穡。古猛切。重文作井。注云。古文礦。周禮有井人。是井爲礦之古文。本爲井人之井。後爲總角之井。賈疏說非是。大司徒設其社稷之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疏曰。云而樹之田主者。謂籍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案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張包。周本作哀公問主于宰我。鄭注云。謂社主。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社主用木審矣。小宗伯之職。若大師。則帥有司立軍社。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案社主本依樹木以棲神。不可遷行。故別爲石主以行。名曰軍社。

其植物宜早物。注。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聘珍案。阜斗之阜當作草。說文。草字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尔正。栩杼。部注云。柞樹。說文云。栩杼也。其實阜。一曰樣。樣。櫟實。繫傳云。今俗書作橡。呂氏春秋云。冬日則食橡栗。高誘注云。橡。阜斗也。其狀似栗。元蘇郡縣志。引周處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爲櫟。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肆師之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案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其文與荀子哀公篇同。而荀子篇中有人有五儀之文。是大戴作義。荀子作儀。王肅私定家語。亦有五儀解。其說半同。

于戴記亦改義爲儀。說文云：儀，度也。義己之威儀也。誼，人所宜也。皆古文。說與先鄭合。

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案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也。于逼切。重文作域。注云：或又从土。說文又云：國，邦也。从口从或，是國與或同義。毛詩：凡國字與上下文爲韻者，皆當爲于逼切。讀如域。是國或域古音義皆同。自後人以或爲疑或不定之意，無復域音。以域爲營域字，無復邦義。而國轉爲古獲切，則國字失其音。而或域字聲義俱亡矣。

鄉師之職及窆執斧。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案說文：塋字注云：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易不封不樹。虞仲翔云：穿土僂封。封，古窆字也。鄭氏注既夕云：今文窆作封。又注檀弓云：封當爲窆。仲翔以封爲古者，非是。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疏曰：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聘珍案續漢書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論課殿最。胡廣曰：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負多尤爲殿。此卽漢時課殿之語。鄭大夫讀從之。廣韻二十一霰殿字注云：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又殿最。漢書音義云：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都甸反。

以上並廣韻原文

據此，則鄭大夫讀屯爲課殿之殿者。

與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同音。

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鄭司農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廢不可事者復之。案先鄭四事竝舉漢灑況之。聘珍謂賢者能者若漢時三老孝弟力田通經博士弟子皆有復除。漢書高帝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復勿繇戍。惠帝紀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儒林傳云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又云元帝好儒通一經者復之。此皆西京之制。文獻通考引徐氏曰東都所復不過涉陽元氏南頓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四曰齋容。注杜子春讀齋容爲齋頌。謂能爲樂也。予謂主皮齋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案鄭氏以齋容爲禮破子春爲樂之說。而于子春讀容爲頌則不破之者。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嬰。嬰亦以頌爲大夫。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師古曰頌讀與容同。

舞師教皇舞。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壑或爲義。予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聘珍案先鄭云或爲義者義卽儀字。古者書儀但爲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皇爲析羽。所以書或爲儀。又案說文云壑樂舞以羽。龜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卽所云書或爲壑者。

唯其漆林之征。注鄭司農云故書漆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釋文云漆本又作漆。音七。劉本作漆。

字之變也。音同。案說文漆字注云。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漆字注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从水。漆聲。是漆爲漆林本字。漆乃俗通。故鄭從杜。云當爲漆林。釋文乃以漆爲本字。漆爲變。恐大憤憤。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疊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疊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案漢書食貨志。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此亦有因于古。與如先鄭所云。則古用布而漢用皮。古之布。疊印書。直同後世之鈔。灑。但古用布而後世用楮爾。先鄭又以爲舊說不知何見。恐亦非周之制。然在永平建初之間。已有是說。則楮幣之端見於此矣。

保氏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疏曰。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聘珍案。六書象形之等。東京以來。書凡三見。先鄭周禮注。一也。漢書藝文志。二也。許氏說文。三也。三家之文亦小異。而其旨大同。乃古經師相傳舊說。箸于竹帛者。以鄭仲師爲最先。案後漢書。仲師卒于建初八年。班孟堅自永平受詔作前漢書。亦成于建初中。而許未重敍說文。遠在蘇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是時仲師卒已十八年矣。又二十二年爲安帝建光元年辛卯。未重之子冲。始上說文于朝。去鄭仲師之卒四十年矣。賈疏謂鄭依許氏說文者。誤也。

司市。國凶荒札罣。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案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

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案釋名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太平御覽引釋名云：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檄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繪帛，檄者，刻木爲合符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案漢舊儀云：秦隴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云：東轡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吉至州郡。唐書百官志云：凡三十里有驛。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唐制，敕書日行五百里，此皆郵行有程之證。

遂人以興耨利。注：鄭大夫讀耨爲藉。杜子春讀耨爲助。案說文云：商人七十而耨，耨，藉稅也。从未助聲。周禮曰：以興耨利萌。

艸人掌土化之濃。注：土化之濃，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疏曰：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爲上。故月令亦引汜勝。故云汜勝之術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農家汜勝之十八篇，廣韻云：汜，姓。漢有汜勝之。撰書言種植事。

是汜姓勝之名。賈疏以汜勝爲姓名。以之字爲語辭。誤矣。

墳壤用麤。注。故書墳作蚤。鄭司農云。墳壤多蚤鼠也。蚤謂墳壤潤解。案尔正駁鼠。部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蚘。方言謂之犂鼠。邢昺尔正疏云。謂起地若耕。因名焉。馬季長注尙書云。墳有膏肥也。韋昭注國語云。墳起也。李善注潘安仁藉田賦云。蚘蜉犂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是墳壤惟多蚤鼠。故潤解。後鄭乃增成先鄭之義。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澆者。受之以量。釋文云。澆。戶旣反。聘珍謂澆當作坳。字之誤也。說文云。坳以黍酥灰而鬻也。从土完聲。一曰補坳。胡旣切。

槁人掌其外內朝宄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案漢舊儀云。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大尉司空。但爲東西門。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中。殿西王侯以下更衣竝存。每歲州郡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之舉謠言者也。荀綽響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春官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葇莖著之葇。子謂讀如韎。韎之葇。案尔正釋文。葇音味。是先鄭與杜氏音讀相近。而後鄭讀如韎。韎之葇。釋文音葇。此失先師

本讀矣。聘珍謂韎韐之韎當讀爲夷髮之髮。知者鄭君毛詩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駁異義云：韎，艸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韋昭云：茅蒐，今絳艸也。疾急呼茅蒐成韎也。此亦如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壽夢爲棄，不可爲叵之類。實後世反切之學所由出。今卽以反語求之，茅蒐正得髮音也。毛詩傳云：髮，夷髮也。郇璞尔正注云：九夷在東。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禩。醴爲罷。案說文：祀，正字也。禩，或字也。醴，籀文。副，許君云：副，判也。从刀，冓聲。周禮曰：副辜祭。

以肆獻裸。官先王以饋食。官先王。注：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案說文云：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禘。案周禮無五歲一禘。三歲一禘之文。故鄭注舉魯禮以言之。許君云：然者，乃古周禮說也。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燁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聘珍案鄭氏此注亦依漢代祀典言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正月，使尙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燁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案說文：兆作埽。注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埽五帝于四郊。从

土兆聲。又卜部蚘重文作兆。注云。古文兆省。是兆乃蚘之古文。古文少。或通用。今鄭注本作兆者。古文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曰。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案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周禮無郊宗石室之語。大夫以石爲主。禮經亦無明文。說文所云周禮者。當如五經異義所云古周禮說也。一曰以下。博異聞爾。或引管子。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此大夫以石爲主之證也。聘珍謂管子云爲祏者。非以石爲主。左傳。典司宗祏。孔氏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旣祭。納于石室。據此。則廟主古未有以石者。說文所云。當亦如孔氏之義。若主之以石者。乃軍社之主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疏曰。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彊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又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案此疏。是刪節許氏五經異義之文。管子曰。割廬山。發而水出。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

鬱人餼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鄭司農云。鬱。艸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鬻之。鑊中。停于祭前。鬱爲艸若蘭。疏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聘珍案說文云。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臼缶鬯。三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案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赤綬長二丈九尺九寸。諸侯王赤綬長二丈一尺。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長二丈一尺。公侯將軍紫綬長丈七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長丈七尺。千石六百石黑綬長丈六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長丈五尺。皆廣尺六寸。故云有文而狹。

典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坼鄂瑑起。案說文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說文又云玿灼龜坼也。古文玿作兆。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案續漢書志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北堂書鈔引辯釋名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佰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佰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

樂師凡舞有帔舞。注鄭司農云社稷以帔。予謂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案前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續漢書志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廢及穫刈。饗簸之形。象其功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酥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疏曰。旣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案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大樂律文。七尺作五尺。惠氏九經古義

引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聘珍案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禮記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尙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天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據此則疏謂當云二十者非是

小師注今天子樂官有焉案天子當作大予字之誤也後漢書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曹褒傳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續漢書志天子樂令一人六百石

誅師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案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案三山陳氏樂書曰百戲之作見于後漢大予樂少府屬官承革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案續漢書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疇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巾車錫面朱總注故書朱總爲纁鄭司農云纁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釋文云纁戚云檢字林蒼疋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唯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案夏官大馭職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駟杜子春云駟當作軹或讀駟爲

簪笄之笄。聘珍案說文。玉篇皆無駟字。諸家亦唯劉昌宗音雞。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爲說。鄭氏禮運注云。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周禮酒正注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爾。是漢時已不能盡考矣。然近儒因大馭注中駟字。欲盡改攷工記穀末之軹爲駟。謂穀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無蓋矣。如今駟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案續漢書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濃駕。則乘紫屬駟車。釋名云。駟。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聘珍案注云。如今駟車者。是舉漢濃況車制。又云。后所乘以出桑者。則是周禮。若漢時皇后桑于蠶宮。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千乘萬騎。見丁孚漢儀云。

素車梵蔽。注。梵讀爲蘋。蘋麻以爲蔽。聘珍案。蘋卽蕒。聲同。古字通。喪服傳云。苴經者。麻之有蕒者也。馬季長云。蕒者麻實。泉麻之有子者。其色蠶惡。故用之。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瑒之瑒。夏篆。穀有約也。予謂夏篆五采畫。穀約也。案說文。夏篆之篆作駟。注云。車約駟也。从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駟。

九經學

周禮二

夏官司馬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案說文云馬武也應劭云司馬主武也藝文類聚引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聘珍說以春秋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餗衆豐財者也

挈壺氏注挈讀如挈髮之挈疏曰鄭讀挈如挈髮之挈者詩云總角之晏毛傳云總角結髮此鄭依毛傳挈卽結之義也案釋名云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

大司馬馮弱犯寡則告之注告猶人告瘦也疏曰告瘦其地使不得彊大也案太平御覽引釋名云省瘦也臞雀約少之言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注今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曰引漢灋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案魏高堂隆曰功臣配享于先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爾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據此則周禮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灋者蓋謂漢亦祭

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濃儀。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驅劉云。疏曰。云今立秋有驅劉云者。漢時苑中有驅劉。卽尔疋驅似狸。劉殺也。云立秋驅殺物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濃。案疏說殊欠分曉。鄭云今立秋有驅劉云者。續漢書祭祀志云。天子入圍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禮儀志云。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亨鮮。時有司告。乃遂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案驅劉亦作驅臙。鹽鐵論引月令云。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天子行微荆。始驅臙。古今注云。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臙。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說文云。禮爻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方言云。戟。吳楚之間謂之戈。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偃戟。其柄或謂之爻。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案後漢書左雄傳。郡國孝廉皆先詣公府。副之端門。馬廷鸞云。端門。大微垣左右執濃所舍。卽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案尔疋。駟遽傳也。郭注云。皆傳車駟馬之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此鄭注云上下程品者。亦以漢律言之。

弁師。諸侯之纁旃九就。注。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案說文糸部纁字注云。釋

繭爲絲也。从糸巢聲。艸部藻字注云。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重文作藻。注云。藻或从澡。是禮家以纒藻二字爲一。許君分而二之。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後鄭子司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子司烜。讀如衛侯燬之燬。說文火部燿字注云。取火于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从火。燿聲。重文作烜。注云。或从亘。是禮家燿烜二字聲義各別。許君合而一之。分纒藻爲二。自是經師異義。若合燿烜爲一。以燿爲取火于日官名。此并與經文異矣。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疏曰。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聘珍案內則云。履箬綦。鄭彼注云。綦。屨繫。說文綦字注云。一曰不借。綦。重文作綦。注云。綦。或从其廣。疋云。不借履也。釋名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案搏腊與薄借同物同音。

司弓矢。恆矢。瘠矢。用諸散射。注。瘠。讀如瘠病之瘠。瘠之言倫比。疏曰。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案廣韻。瘠比同。必至切。鄭云。瘠之言倫比者。是瘠與倫比之比聲同。而義則從倫比之比爾。蓋漢經師詁字。聲近之字。義存乎聲。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箒。注。故書箒爲箒。杜子春曰。箒當爲箒。書亦或爲箒。案儀禮大射儀云。綴諸箒。鄭彼注云。古文箒作箒。說文箒字注云。木也。書曰。竹箒如箒。

秋官司隸。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案漢

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匈奴。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蔡質云。司隸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備使者。每會。後到先去。案鄭注。是據漢武時事而言。若宣元之世。司隸之職。實如蔡質所云。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蜡氏注。蜡讀如狙。司之狙。賈疏曰。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也。案漢書張良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聘珍謂藥煑之煑。當讀如注病之注。瘍醫職。祝藥。剗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箸藥。玉篇云。庶之預反。周禮有庶氏。掌除毒蠱。

赤友氏注。赤友猶言抹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案許未重友作魃。說文魃字注云。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

蠮氏注。鄭司農云。蠮讀爲蠍。蠍。蝦蟇也。月令曰。螻蠮鳴。予謂蠮。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蠍乃短狐。與案說文蠍字注云。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从虫或聲。于逼切。重文作蠮。注云。蠍又从國。聘珍謂二鄭與許君三家之義各異。而其音當同。爲于逼切。讀若域。知者。說文云。或。邦也。于逼切。重文作域。說文又云。國。邦也。案毛詩國字。與上下文爲韻者。皆當爲于逼切。是或國二字古音義皆同。故說文域又从國。後鄭所謂字从虫國聲者。乃于逼切音域也。釋文云。蠮音古獲反。注同蠍。一音古獲反。皆以今音證古音。

失漢經師本讀矣。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斃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案通攷云漢承秦制蕭何定律九篇叔孫通益十八篇張湯二十七篇趙禹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灋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後漢書鮑昱傳注引東觀漢記云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

此卽通考所引司徒鮑公者

應劭傳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劭又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聘珍案先鄭所云今時決事比者是漢時決事集爲令甲者也引以況義非必周時八篇漢時亦爲八篇或謂先鄭所引卽是鮑昱之書恐未必然先鄭與鮑同時箸書之先後不可知也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注杜子春讀麗爲羅爭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方言羅謂之離易曰離麗也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導也疏曰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卽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導以況古鄉士爲導相類也聘珍案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文獻通攷云漢成

帝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亦謂之賊曹。續漢書輿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史。賊曹督盜賊功曹。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曰。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惠氏九經古義云。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聘珍案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

司刺三赦注。鄭司農云。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佗皆不坐。案漢書刑灋志。孝景後三年。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鞫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棹之屬。釋文云。棹。宅耕反。本又作桴。劉云。皆如字。劉亦誤。聘珍案。桴當作棹。變作桴。作桴者。非是。玉篇云。桴。桴耕切。木弩也。

掌鬣髻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髻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案漢書刑灋志。引周禮文。作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是周禮舊書髻字有作完者。故班掾從之。師古注亦從先鄭說。志又云。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髻。今既云完矣。不復云以完。

易完。此當言髡者完也。聘珍案。周禮以髡爲完者。對墨劓宮刑而言。則髡爲剪其毛髮。完其肢體。故曰完。若漢時以完易髡。乃文帝時新律。如舊有罪當髡者。僅罰爲城旦舂。并其髮而亦完之。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案說文云。傳遽也。遽傳也。漢書高帝紀師古注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冬官攷工記。鄭云。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攷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于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聘珍案。馬季長傳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于山巖屋壁。康成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據此則冬官一篇之亡已久。取攷工記合之者。先秦舊書已然矣。故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不云闕也。又二鄭注中。每云故書某作某。故書者。先秦古文舊書也。若是漢時所作。何云故書。隋書經籍志。謂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取攷工記以補其闕。孔氏禮記正義。謂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凡此皆後世臆說。非漢經師所傳也。秦無廬。注。鄭司農云。廬讀爲縑。謂矛戟柄。竹欒秘。或曰摩鑿之器。又云。秦多細木。善作矜秘。案方言云。縑謂之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戛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矛其柄謂之矜。希。鑠。摩也。燕齊摩鉛謂之希。貉。踰。汶。則死。注。鄭司農云。汶水在魯北。疏曰。汶水在魯北。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王伯厚云。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聘

珍案說文云。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據此則貉是北方土產。其性不宜于南。故經云。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伯厚欲以嶧江當汶。不知汶江在蜀郡極南之地。引江邊人云。固屬無稽。引說文貉狐類也。亦誤。

攻皮之工函鮑。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鞞。案說文云。鞞。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卽鮑也。

陶瓶。注。鄭司農云。瓶讀爲甫始之甫。予謂讀如放于此乎之放。案說文云。瓶。周家搏埴之工也。从瓦方聲。讀若瓶破之瓶。

輪人。眡其纒。注。鄭司農云。纒讀爲關東言餅之餅。釋文引玉篇云。鄭衆音補管反。今檢玉篇。未得此語。陸氏所見。自是原本。據此。則關東言餅當如板音。竝非直音餅也。釋文又云。纒依注音餅者。非是。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案。許未重。廉作爓。說文云。爓。火燥車網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燥牙外不爓。又說文。揉。从火作燥。注云。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

轉人。轉。注。則利。注云。注。則利。謂轉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音丁救反。注。味也。天官書云。柳爲鳥味。則注。柳星也。

函人。衣之欲其無齮也。注。鄭司農云。齮。謂如齒齮。案方言云。齮。怒也。部注云。言噤齒也。說文云。齮。齒相切也。玉篇云。噤。齮。切齒怒也。聘珍案。欲其無齮也者。謂札葉不欲其相摩切。如人之怒而切齒也。

韞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惠氏九經古義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從之。聘珍案空虛二字或通用。方言云。康空也。郃注云。康或作歎。虛字也。李善注司馬相如長門賦。引方言曰。康虛也。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釋文云。繹。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聘珍案方言云。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郃注云。鹿車也。案玉篇。鉄卽古秩字。持栗切。與劉音相近。

以致稍餽。注鄭司農云。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餽。案說文。氣。正字也。鑿與餽。或字也。許君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是古書多從氣。

梓人。以注鳴者。注云。注鳴。精列屬。以胷鳴者。注云。胷鳴。榮原屬。聘珍謹案。此二注互錯。先師本當云。注鳴。榮原屬。胷鳴。精列屬。知者。尔正云。蝶螈。蜥蜴。毛詩。胡爲虺蜴。傳云。蜴。螈也。方言云。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蝶螈。說文云。榮。蛇醫。以注鳴者。又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史記索隱云。注。味也。與囁通。說文云。囁。喙也。喙。口也。方言云。蜻蛉。楚謂之蟋蟀。盧辨注。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蟋蟀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今以目驗。蟋蟀之鳴。實不由口。而由胷。果如盧氏之說。

數目願脰。注。故書願或作輗。鄭司農云。輗。讀爲鬣頭無髮之鬣。案說文云。願。頭髮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數目願脰。

廬人。凡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案。許未重。彈作俾。說文云。俾疾也。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俾。

匠人。廟門容大。局七个。注。大。局。牛鼎之局。案。許未重。局作甬。說文云。甬以木橫貫鼎目而舉之。从鼎。門聲。周禮。廟門容大。甬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說文又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甬。鄭氏儀禮注云。今文局爲鉉。古文甬爲密。是周禮局爲古文。周易鉉爲今文。儀禮甬爲今文。說文甬亦爲今文。但禮家以局爲鼎扛。甬爲鼎蓋。許君乃以甬爲鼎扛云。聘珍謂甬字說文从鼎。門聲者。當是古煢切。讀與局同。篆文門作日。云莫狄切者非是。又說文門字云。覆也。从一下垂也。篆文作日。臣鉉等曰。今俗作冪。同莫狄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窓也。聘珍案。門阿之制。卽天子臺門。亦謂之觀。亦謂之象魏。以其爲宮門。故謂之宮闕。釋名云。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所以然者。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故能安生亦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也。城門之制亦然。故謂之城闕。亦謂之闔闔。亦謂之城臺。特其高與宮門不同爾。若宮隅城隅之制。則不然。鄭云。角浮窓也者。案。尔疋于室之四角。皆謂之隅。說文云。隅。陬也。廣韻云。隅。角也。宮隅城隅者。謂于宮與城之四角。築土爲臺。臺上起小樓。名曰角浮窓。其下積土四方。不復闕然通道。不可謂之闕。亦無所用其門。俗儒曰。宮隅七雉。謂皋門之崇也。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若然。不惟于經傳不合。并于

曰擊握也。从手取聲。烏貫切。據此則擊與擧形聲義各別。儀禮及周禮注及說文注中皆以擊爲擊。傳寫之誤也。唯說文篆體不錯。當从改作擊。卽左傳拔衛侯手及挽之挽字。今俗作腕。

九經學

儀禮一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巫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聘珍案。此卽鄭注所云今文者。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卽鄭注所云古文者也。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闔西。注。闔。門槩也。古文闔爲槩。案考工記。置槩以縣。鄭彼注云。故書槩或作弋。杜子春云。槩當爲弋。讀爲杙。杙謂槩。古文臬。假借字。尔疋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聘珍案。尔疋云。櫛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卽門槩也。尔疋又云。槩謂之闔。是尔疋通用臬闔。皆今文也。周禮作槩。古文也。

筮人執筮抽上韠。注。韠。藏筮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韠丸也。案說文云。韠。弓矢韠也。方言云。所以藏箭弩謂之箠。弓謂之韠。或謂之韠丸。廣疋云。韠。弓藏也。韠丸。矢藏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韠韠丸一章。懷

注引方言云藏弓爲韃藏箭爲韃丸。

缺項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今未冠者箸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滕辭名齒爲頰。聘珍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未遠冒也。方言云覆結謂之幘巾。獨斷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廣正云簡謂之幘。釋名云簡恢也。恢彙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箸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幌飾形貌也。

縹布冠各一匱。注縹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案續漢書志進賢冠古縹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兄弟畢袵。注袵同也。乎者乎衣乎裳也。古文袵爲均也。案均又爲衿。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釋文云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衿。音同。前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衿服振振。師古曰衿音均。劉涓子吳都賦注引左傳曰衿服振振。衿同也。是左傳本衿與均通用。又案說文云袵衿服。服虔左傳注云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尙黑。續漢書輿服志云祀宗廟諸祀皆服衿。劉昭注云獨斷曰衿紺繒也。吳都賦曰衿卓服也。師古注漢書云衿服黑服是諸家皆以衿爲袵。鄭云袵同也。又云乎者乎衣乎裳也。與諸家義亦通。

啐醴捷枳輿。注捷枳扱枳于醴中。永嘉張氏儀禮識誤云案釋文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其後鄉射之注曰櫜插也。插于帶右。大射之注曰櫜扱也。士罍之注曰櫜插也。插于帶之右旁。釋文皆作捷。由是觀

之釋文之前。捷字猶在。釋文之後。始盡變而爲插扱爾。當從釋文。聘珍案。唐開成石經。捷。栖之捷。作建。書丹者。因下經文而誤也。數繼公集說。從之作建。視變爲插扱者。又異矣。

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聘珍案。東壁者。乃宮中之東壁。于廟則爲西。知者。周禮。左宗廟。在宮之東。尔疋。宮中之門。謂之闈。鄒注云。謂相通小門也。說文云。闈。宮中門也。然則闈門。是由宮而通于廟之門。闈門旣屬宮。則經所云東壁者。自應屬宮而言。廟中冠時。冠者之母無事。仍在宮中。自廟而言。則在外矣。冠禮成。適宮而見母。自廟而往。故曰出。若廟之東壁。則不與宮相連。其外當爲道路。非婦人之所在。

戒賓曰。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案說文。謀。重文作捰。注云。古文謀。又重作捰。注云。亦古文。鄭氏此經注云。古文某爲謀。是古咨謀之謀。作捰。某在斯之某。作謀。說文某字注云。酸果也。从木甘闕。重文作捰。注云。古文某从口。梅字注云。捰也。可食。从木每聲。重文作椹。注云。或从某。尔疋。梅捰。詩疏引孫炎注云。荆州曰梅。揚州曰捰。衆經音義引樊光注云。荆州曰梅。揚州曰捰。益州曰赤椹。似豫章無子也。然則梅之與某。截然二物。毛詩標有梅之梅。當作某。有條有梅之梅。傳以爲梅捰。則當作梅。自捰捰二字廢而不用。謀遂專爲咨謀之謀。某遂變爲某在斯之某。而以梅捰之梅。混同爲酸果之某矣。

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注。辟。遂遁。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遂遁音旬。鄭氏于儀禮用遂。遁字凡十有一處。釋辟者八。釋遁者三。此與士相見禮皆釋辟者也。今本乃作巡。至開寶釋文之本。又獨

于此作巡。未知孰據。儀禮用字。固未嘗同。今諸釋文之本。既皆作遁。且遁有退逃意。從諸本釋文。聘珍案說文云。逡。復也。遁。遷也。一曰逃也。巡。行視貌。諸本作逡遁者。于義亦通。但逡巡二字。本古所用。賈誼過秦論。遁逃而不敢進。李善注云。史記作逡巡。遁逃。案此句本文已有遁字。則作逡巡者無疑矣。郭璞尔正注云。逡。巡却去也。廣韻巡字注云。逡巡。

大羹。澹在饗。注。大羹。澹。煮肉汁也。今文澹作汁。案尔正云。肉謂之羹。廣正云。羹謂之澹。方言云。樹協汁也。郭注云。謂酥協也。或曰澹汁。鄭注周禮云。汁。合也。酥也。是羹之酥。合鹽菜而爲之者曰汁。無鹽菜者曰澹。經云大羹。則無鹽菜。故鄭氏不從今文作汁。

婦執筭棗栗。注。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筭。筭。籬矣。案方言云。箠。趙魏之郊謂之筭。箠。部注云。盛餅筭也。說文云。口。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重文作筭。注云。口。或从竹。去聲。

士相見禮。如麇執之。注。或曰麇。孤之摯也。案尔正云。鹿。其子麇。淮南子云。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者。取其見食而相呼也。說文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孤之摯。用麇者。亦如上大夫用羔之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又案賈疏云。孤執皮帛。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今此執麇者。謂新升爲孤。見已君。灋。又云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灋。聘珍謂孤執麇者。非見君。是同列相見之禮。鄭司農周禮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案大國三卿。孤一人。卽以一卿攝之。故曰孤卿。則卿與孤亦是同列相見之禮。卿執羔。其攝孤之卿。或執麇。儀文小異爾。本章經文云。下大夫

相見。上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非謂其見君也。

宅者在野。則曰艸茅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案宅託茅苗古音同。毛詩其究安宅。與作字爲韻。無食我苗。與勞號爲韻。之子于苗。與囂旄爲韻。是宅當讀若託。苗當讀若茅。音近毛。

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案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耨耨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葛覃。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蕈。九經字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蕈。今不作蕈。非古也。聘珍案。今本儀禮釋文。葛覃字作覃。並不从艸。據張氏所見儀禮本。已改蕈爲覃。而釋文尙存蕈字。今人且據俗本儀禮。改去釋文蕈字矣。案詩經釋文云。覃本亦作蕈。張氏之言是也。

司正執觶。奠于其所。賈疏曰。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云盥。此經本有盥者誤。案此疏內南字疑當作北。經字各本皆作俗。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作經。案唐開成石經。洗上有盥字。宋本亦有。據疏說亦倣鄉射

大射禮文。謂此不當有盥字。其所據經本原有此字。賈氏亦不敢去之。弟存其說于疏中。鄭覃等取古本上石。更不敢刪此字也。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始刪去盥字。引此段疏文之末。有今刪之三字。乃朱子

之語。非疏本文也。傳寫者于今字上失圈。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案周禮。陔夏之陔作祗。杜子春云。祗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說文。祗字。注云。宗廟奏祗樂。从示。戒聲。鄭云。陔之言戒也者。義從乎聲。

介俎脊脅肫胙肺。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臠也。後脛骨二。膊胙也。儀禮經傳通解云。今案介俎脊脅胙肺。印本胙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臠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沛陽張稷若儀禮句讀云。肫胙卽注膊胙。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三體。而介俎肫胙並言者。以肩臂之下。畱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臠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臠與肫而介用胙。用體無常。故肫胙兩見也。案肫胙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肫胙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是經本無肫字審矣。通解之說是也。稷若自言生平未嘗見朱子通解云。

磬階間縮靈。注。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案續漢書志。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劉昭注。引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簠俎。皆如士制。

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疏曰。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故名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聘珍案。

鄭賈俱假周禮而言。其實周禮是天子之鄉。與州。其鄉大夫是卿。其州長是中大夫。若儀禮是諸侯之州。射禮諸侯之州長是士。其行射之地曰榭。榭。州學名。或州爲卿大夫所居之州。則立鄉學曰庠。不復別立州學。故儀禮此篇經文。乃以大夫射禮與士射禮參互言之。其曰。乃席賓南面東上。又曰。豫則鉤楹內。又曰。釋獲者執鹿中。凡此皆士之事也。其曰。堂則由楹外。記曰。醢以豆。出自東房。又曰。堂則物當楹。凡此之類。皆大夫之事也。故鄭注亦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又案鄭云。卿大夫在焉。不改其禮者。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鄭彼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孔氏正義云。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于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必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鄭彼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正義云。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曰庠。無室曰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案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于辟雍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輿服志云。行大射禮于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乎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阜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是漢時大射鄉射。皆皮弁服。并鄉飲酒燕禮亦然。知者。鄭注鄉飲酒記云。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乎冠而

衣皮弁服與禮異。鄭注燕禮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辛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

乃合樂。注。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案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平成曰。鄉人本無樂。故于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之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國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春秋成周宣榭火。杜注云。尔疋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孔氏正義曰。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然則榭之爲屋。固不得卽指爲序。故鄭云。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明堂位云。序。夏后氏之序也。夏養老于序。其豆羞當陳于房中。屋制當有堂有房。有房者必有室。周立夏序于國中者。其屋亦有堂有室。故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立於州者。則更其制而去其室。周禮中雖存序之名。其實則爲榭爾。

命弟子設豐。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王伯厚云。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鬯負缶。自鬻於世。圖形戒後。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案釋名云。兩當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

燕禮。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注。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案中庸。仁者人也。鄭彼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賓以虛齋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注。上既言齋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齋。疏曰。一升曰齋。二升曰觚。散文卽通。觚亦侑齋。案五經異義云。韓詩說。一升曰齋。齋。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齋。說文云。齋。禮器也。象齋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齋者。取其鳴節。節足也。

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案攷工記。梓人職云。齋一升。觚三升。獻以齋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彼注云。觚當爲觶。說文觶字注云。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重文觶。注云。觶或从辰。重文作觶。注云。禮經觶。觚字。注云。鄉飲酒之齋也。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觶。从角瓜聲。聘珍案。許君以四升爲觶。三升爲觚。與禮家說異。故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齋。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既觚二升。不滿豆矣。鄭氏駁曰。彘之聞也。觶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爾。

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腆。善也。古文腆皆作殄。案毛詩。籩蔩不殄。鄭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孔氏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攷工記云。轉欲頤典。注云。頤典。堅刃貌。鄭司農云。典讀爲殄。案堅刃亦完善之義。是腆殄典三字古義通用。

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案白虎通義云。笙者大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凡此皆笙磬笙鐘之義。後人謂笙磬笙鐘者。以其聲與笙協應。故得名笙。非古義也。

兩甌在南有豐。注。豐以承尊也。其爲字从豆。𪔑聲。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無𪔑聲字。黃公紹韻會引說文云。豐从豆从𪔑。象形。據此。似說文原有从𪔑二字。與鄭君注合。或謂今本無从𪔑者。後人重修說文時遺脫。戴侗六書故引說文。豐从豆从山。𪔑聲。而戴氏自云。所據說文是唐本。然則黃氏引說文有从𪔑二字者。不可信矣。但說文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中。並無𪔑字。則黃戴之說俱不可信矣。

奏。狸首。注。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聘珍案來字。古音力之反。讀若狸。狸與甯雙聲。不來猶不甯也。攷工記。祭侯之禮曰。惟若甯侯。無或若爾。不甯侯。從古音讀來爲狸。則不來二字疾急呼之。成一狸字也。惠氏九經古義引禮說云。不來反爲狸。聘珍謂禮說非是。蓋反音當得前字雙聲。後字疊韻。如蒺藜爲

茨、柰何爲那。茅蒐爲韎之焉爲旃者。與爲諸之類。不與狸既非雙聲。來與狸又不疊韻。試就二字以反語之。濃求之。不得狸音矣。自孫未然以前。言音者。只有內外急徐譬況假借讀若之類。

聘禮取圭垂纁。注。纁所以藉圭也。今文纁作瑑。記云。圭與纁皆九寸。注。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瑑。案說文云。瑑。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王臬聲。虞書曰。瑑火糲米。案今虞書瑑作藻。釋文云。本亦作藻。鄭司農注周禮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

籩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籩。注。凡賜人以牲。生曰籩。籩猶稟也。給也。案攷工記云。以致稍籩。鄭彼注云。致稍籩。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籩。或作氣。賈公彥曰。稟食則米也。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鄭氏于儀禮注。以籩爲牲。于周禮注。以籩爲納稟食。周禮注與說文合。儀禮注又云。籩猶稟也。給也。則籩者。饋牲牢芻米之通稱也。故賈疏曰。論語告朔之籩羊。鄭注云。牲生曰籩。春秋傳曰。籩藏服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籩。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籩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籩。以其對牽。故以籩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饗籩。鄭云。腥曰籩。以其對生。是活。故以籩爲腥。又不爲牲生也。故注不同也。

賓進訝注。今文訝爲梧。惠氏九經古義云。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受。疏云。梧卽逆也。對而相逢受。棟案。梧本作梧。詰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聘珍案。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梧字从手旁。吾作梧。與聘禮公食大

夫禮注所云。今文訝爲梧者不同。此梧字从木旁。吾故鄭于既夕注。不疊古文也。士冠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注云。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舊本釋文迎受作梧授。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梧授。吾故反。既夕禮曰。若無器則梧授之。注曰。謂對相授。玉篇曰。梧。受也。从既夕禮梧對之說。謂待主人之來。對而授之也。从玉篇梧受之說。謂待主人之受其所授也。二說皆通。必改爲迎受。以變舊何也。从釋文據此。則既夕篇梧字。从手不从木。審矣。

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案鄭注。周禮司儀職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疏曰。問君曰。已下。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案上經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箸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醴黍清皆兩壺。注。醴。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前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聘珍案。古者黍稷通稱。稷卽黍也。夏小正。二月往稷黍。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

引見禮記月令孔氏正義

孔氏禮記正義云。夫穀秫者曰黍。說文云。秫。稷之黏

者也。鄭注士昏禮云古文黍作稷。

記爲肆。又齋皮馬。注齋猶付也。案唐石經及釋文齋作賚。唐孝度九經字樣云齋持遺也。作賚者譌。見周禮。張氏儀禮識誤云作字樣者見周禮而忘儀禮。今攷聘禮一篇。經注言齋凡二。一曰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齋。二曰遂見問幾月之資。注曰古文資作齋。文義皆資也。無持遺意。故其字從齋。至於賚也。鄭氏皆爲付。不與齋同。義詁旣別。豈得通用。況釋文齋賚兩出。必非一義。當從釋文。聘珍案周禮外府職云共其財用之幣。齋。鄭注云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予謂齋資同爾。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玉篇齋字注云行道所用也。持也。備也。給與也。付也。賚字注云俗。然則齋字兼有諸義。漢經師所用資卽齋之或體。至若賚字。乃後世之俗文。且去齊次。無以爲聲。于六書之義俱無當。經注或有其字。皆是後人竄入者。張忠甫攷校儀禮字句。頗爲宋儒所推服。但若此之類。恐太憤憤矣。

旣致饗旬而稍。注古文旣爲餼。案說文云旣小食也。从皀旣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旣。今本論語作食氣。據說文氣卽餼字。中庸旣稟稱事。鄭注云旣讀爲餼。

